

美·H·W·耶斐羅三首

保羅·勒威爾底騎馳……………(66)

白天過去了……………(80)

孩子的時光……………(89)

保羅勒威爾底騎馳

聽着，我底孩子們，我要講給你們

在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那一天

保羅勒威爾半夜騎馳的故事；

如今，還記得那一個出名的年代和日子的人，

已經難得有誰還留存在世。

他對他底朋友說；「如果不列顛人
今天夜裏從城里由陸上或是海上進軍，
便在北教堂尖塔鐘樓的拱門上
把燈籠高高地掛起來做爲信號——
如果從陸上來便掛一隻，從海上來便掛兩隻，
而我要在對面的岸上，
準備騎馳，把警報傳送到
密得爾塞斯的每一個村莊和農場，
讓那些村民們起來武裝。

然後他說：「晚安！」於是便用悶聲的禁

沉默地划向却爾斯東的海岸上，
就在那時月亮已經升到海灣的上空；
在那兒不列顛的戰艦——薩姆爾塞特
正在鏃泊地臥伏着，寬闊地搖幌；
那是一隻幽靈似的船兒，她底每一隻桅檣
都像監牢的鐵柱似的，遮隔着月亮，
一條巨大的黑色的船身，因為它自己
在湖水里的影子更顯得巨大和高昂。
同時，他底朋友，穿過小巷和大街
正以熱切的耳朵，沒步着和注視着，
一直到在他周圍的寂靜里他聽見

在營盤門口士兵集會的聲音，
武器的聲音，和腳步的踏踐，
以及擲彈兵底均衡的步子
行進到海岸上他們底船邊。

於是便攀登着老北教堂的塔樓，
以潛秘的腳步，他經過了木梯，
向他頭頂上的鐘樓爬去，
他使那些鴿子從他們陰黯的房椽上的
窠里驚起，他們圍繞着他造成了
一大羣飛亂的黑色的形體——

從那峻陡的，高大的，顫抖的樓梯
他爬到牆上最高的一扇窗子去；
在那兒，他停下來聽着，有片刻的時光，
他注視着城市的屋頂上，以及
那流動在一切之上的月光。

在下面墓園裏，在小山上他們的
夜的帳幕裏，那些死者躺臥着，
他們被包圍在那末幽深而安謐的寂靜中，
因此他能聽見，像哨兵的脚步似的
那警醒的夜風；當它從這一個

迷惘爬到那一個迷惘，它彷彿
在耳語着說：「一切都平安無恙！」
只有片刻的時分，他感覺到那個地方
和那個時辰的神祕，以及那孤寂的鐘樓
和那些死者底隱秘的恐懼；
因為，突然他全部的思想都集中到
在遠處一件朦朧的什麼東西上；
在那條河開闊地去會合海港的地方，
一條黑線彎轉着，在升起的海潮上
浮動，像一條用船搭起來的橋一樣。

同時，保羅勒威爾急於要跨馬奔馳，
他已經穿起了馬靴和馬刺，
在對岸踱着一種沉重的步子。
時而他拍一拍他底馬的脇部，
時而他注視着遠近的風景，
繼而他猛烈地，腳頓着地上，
又轉過了身，繫緊了他的韁繩；
但是他多半在熱切地，搜索地
注視着老北教堂鐘樓的塔尖，
孤寂的，陰暗的，靜謐的，魔鬼似的，
它矗立在山上的那些坟墓的上面。

於是瞧呀！當他看的時候：在鐘樓頂上，
一點紅火，然後是一縷燈光！
他跳上了馬鞍，他轉動着韁繩，
可是他遲疑地注視着，一直到
他完完全全看到了在那鐘樓裏
點起了一盞另外的紅燈籠。

村莊的街上一陣急遽的馬蹄聲，
月光下一個形體；黑暗里一個身影，
而在下面，在他經過的時候，從石子上，
由於一匹無畏地奔馳的駿馬一串火花在飛迸！

那是一切！然而，透過了黑暗和膠髓，
在那一夜里，正奔騰着一個民族的命運；
而那匹駿馬所踏出的火花，在他底飛奔里，
以它的熱，把大地的火焰點起。

他已經離開了村莊，爬上了險峻的山坡，
在他下面，安靜的，寬闊的，深遠的，
是那一條會合海潮的密斯諦河；
而在那些沿着河岸生長的赤楊之下，
時而在沙灘上很細小，時而在礁岩上很高大，
人們聽得見當他騎馳的時候，他的駿馬的奔踏。

當他走過了橋，進入了麥得福鎮，
村莊裏正是午夜十二點鐘。
他聽見了農家的犬吠，
也聽見了雄鷄的鳴聲；
他感到了河上的夜霧的潮溼的氣息，
那霧是在太陽落了以後升起來的。

當他奔馳到來星頓的時候，
村莊里正是一點鐘。
在他經過的時候，他看見
鍍成金色的風信雞旋轉在月光里，

他看見禮拜堂的窗子，空洞的赤裸的，
用一種鬼怪的目光注視着他，
就好像他們對於他們就會看見的
流血的事兒，已經嚇呆了似的。

當他來到康克爾鎮的橋的時候，
村莊裏正是兩點鐘。
他聽見了羊羣的哞哞的鳴叫，
和樹林裏小鳥啾啾的啼聲；
並且感到了吹過棕色草原的
早晨的微風的氣息。

於是黑夜將充滿着音樂，
而那些擾亂着白日的焦煩
也將像阿拉伯人，把他們的帳篷摺起，
沉默地偷偷地走開去。

孩子的時光

在黑暗和白晝的中間，

當夜幕開始下降，

在白天的事務里，來了一段休止，

人們把它叫做孩子的時光。

我聽見在我上面的居室里

 小脚拍毬拍毬的聲音，

一扇門被啓開了的聲響

 和一些溫柔而甜蜜的語聲。

從我底書房，我看見在燈火里

 嚴肅的雅里斯，和歡笑的阿里格拉，

還有金髮的愛迪西

 走下了那寬闊的大廳的樓梯。

一陣耳語，然後是一陣沉默：

然而從他們愉快的眼睛里我曉得
他們在一起計劃着陰謀着，
要突然地襲擊我。

從樓梯上一陣突然的衝撞，
從大廳里一陣突然的攻擊！
經過了三個沒有防守的門那兒，
他們走進了乳堡橋的橋壁！

他們越過了我的椅臂和椅背兒，
攀爬進了我的炮樓；

如果我打算逃跑，他們便包圍着我，

彷彿他們到處都有。

他們差不多用甜吻把我吞去，

他們的手臂圍着我把我纏繞，

一直到我想到萊因河上的

在他的鼠樓里的賓金主教！（註）

啊，你藍眼睛的強盜，你們

是想因為你們爬進了我的牆壁，

像我這樣的一個老兵，

便不是你們全體的匹敵！

我要把你們牢固地鎖進我的堡壘，
並且將永遠不讓你們離去，
但却要將你們放進監牢——
在我心靈的圓塔里。

而我將永遠在那兒把你們留住，
是的，永遠而又永遠，
一直到牆壁將崩潰成殘蹟，
並且化成灰塵的那一天。

註：據十世紀傳說，賓金城主教，集中窮人手一大倉庫，
舉火焚之，貧者悉死，富人乃有餘糧。後主教為餓鼠所
追逐，避難於萊茵河之上一塔，後稱鼠塔，卒在塔中被
羣鼠咬死。